

新華日報文選

乔冠华

国际述评集



重慶出版社

国际述评集

乔冠华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责任编辑 周西平
封面设计 丁 聪

国际述评集

乔冠华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插页 4 字数431千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 17114·17

定价: 1.85元

前 言

这里搜集起来的文章，是我从1943年到1946年3月用“于怀”的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国际述评。国际述评每两周出一次，在上述三年三个月的时间内，除1944年4月至8月我因病请假，由夏衍同志（用余伯约的笔名）外，都是由我执笔的。

这个专栏在报纸上出现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部分述评在1943年出版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形势比人还强》，一本是《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1945年的国际述评曾出版过一个单行本《从战争到和平》。

开头的时候，从1943年1月至9月，每篇国际述评都是没有大标题的，此后才有大标题。这些大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现在为了体例的一致，没有大标题的，加上了大标题；有大标题而意义太笼统的，作了些改动。例如，1945年有一篇《控诉》，从头到尾都是批评美国大使赫尔利的，现在就直接了当地改为《控诉赫尔利》。大标题的改动，都在篇末注明。

在一些述评里，一篇之中有时出现明显重复的语言或形象，这在当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就没有必要，甚至是累赘了；对于这些明显重复的地方，现在作了必要的删节。

至于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被删去的章节，因原稿早已失落，一律保留原来发表时的样子。

我是1942年秋调到重庆工作的。当时《新华日报》正在进行整风改版。我记得，增设国际述评栏也是改版的措施之一。

《新华日报》是在党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党的领导保证了它在重大问题上不犯错误。指定我负责的国际述评，如果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的话，那主要是由于组织上的关心和指导。

国际述评，顾名思义，当然要又述又评，这就涉及到材料和对材料的分析两个方面。关于材料的搜集，当时在重庆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想方设法开辟自己的材料来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关国际形势的材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点，但也绝不轻视、放松对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时正是从反面材料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问题的关系，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就有必要经常从战争的全局来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国际述评从表面上看好象是“述”和“评”各占一半；实际上真正费气力的是“述”，即掌握材料；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大半了。

对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力求做到有比较充分的根据，避免没有多少根据或根据不足的论断。这些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是不容易的。我自己在这方面就犯过不少错误。总而言之，判断必须有比较充分的根据；有多少根据说多少话。在没有比较充分根据的情况下，要设想几种可能，做几手准备。有了比较充分的根据，在指出主要倾向时，也要注意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说死。

这些评论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胜利前后国际形势的文章，都

是紧跟着时局的发展仓促写成的，当时只求说清楚想说的话，来不及字斟句酌。它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党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希望重新出版这些文章，对今天的读者也还能有点参考价值。

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建议出版这本书，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乔冠华

1982年12月27日

目 录

一九四三年

条条道路通往柏林、罗马和东京	(1)
春潮	(7)
斯大林的大手笔	(15)
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部分国家是自由的……	(23)
希特勒只能重蹈拿破仑的覆辙	(31)
“太迟”和“太少”是一样致命的错误	(35)
警惕希特勒的阴谋	(42)
法西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48)
北非战事结束	(55)
共产国际的解散	(61)
事件的急流往往把人们带到更远的地方	(70)
不应过高估计敌人	(77)
希特勒的“夏季攻势”	(84)
墨索里尼的垮台	(96)
只有血的纽带	(104)
胜利必须在地上争取	(113)
形势比人还强	(124)
漂浮终不是办法	(132)
人创造了形势	(140)

团结作战救世界	(147)
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	(155)
新时代的起点	(164)
大事件的前夜	(171)
怀着信心 瞻望	(178)
从胜利的民主望民主的胜利	(186)

一九四四年

站在胜利的门前	(199)
明流与暗流	(207)
混乱必须澄清	(214)
庄严的信约	(222)
从天上到人间	(231)
怒吼吧，莱茵河！	(239)
八月秋高风怒号	(246)
人民的力量更强	(254)
从魁北克到莫斯科	(265)
抱着深刻的信念	(273)
民主是生命的活力	(287)
拒绝死亡的还是死	(295)
钟声为谁在响	(304)
沉寂不是和平	(313)

一九四五年

迎人民的春天	(322)
站在命运的河边	(330)
不能再拖	(339)

克里米亚的道路	(349)
这是斗争的道路	(357)
大转变的前夜	(365)
悼念罗斯福	(374)
红军解放柏林	(383)
消灭日本法西斯的道路	(393)
谁都阻止不了	(401)
从混乱到澄清	(410)
镜头转向远东	(419)
这里不是避风塘	(428)
时代终究是变了!	(437)
天亮了	(446)
日出之前	(455)
论中苏同盟	(463)
抗着逆流前进	(471)
雾伦敦	(480)
追随不是政策	(489)
动荡	(498)
原子弹	(507)
号召	(516)
控诉赫尔利	(525)
一九四五年	(534)

一九四六年

希望	(543)
波与流	(551)
评邱吉尔福尔敦演说	(559)

条条道路通往柏林、 罗马和东京

——自一月一日至一月十四日

美国不进防空洞

美国参战一年了，然而直到现在总还有一些人，无论是在美国的国内和国外，带着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因为去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在国会稍为增加了一些声势，这一种怀疑好像是更加信而有据；然而，万人期待的美总统对七十八届国会的演词，终于在七日发表了。罗斯福总统怎样说呢？

他首先叙述了过去的一九四二年世界战争的发展，特别强调指出：“一九四二年全盘战略最重大而显要之发展，当首推苏联绵长战线上之事实：一，斯大林格勒之坚守；二，苏军在各线所采之攻势，此项攻势发动于十一月下旬，其后即以极大之力量与效率向前推进”。继而又指出在太平洋方面：“防御消耗战之期间已过去，今日之目的在迫令日本作战；去年吾人曾阻遏日本，今后吾人将向前迈进矣”。“在进攻日本之际，吾人将与中国之英勇人民携手前进”。

美国在世界战争中的意义首先是在于它是民主国家的兵工

厂，在这一方面，一九四二年美国成就了些什么呢？

“吾人(美国以下同——作者)一九四二年之生产为军用机四万八千架，超过德意日之总和；去年十二月吾人共造军用机五千架，生产率正迅速增高……坦克生产方面，吾人计划已略有修改，根据作战中所获得之经验，吾人已转移一部份坦克生产之力量，用以增产新野炮，尤其是自动炮车。其它方面之生产数字则为战车，如坦克及自动炮车之类，一九四二年共产五万六千辆。而一九四二年之机枪生产量共为六十七万挺，较一九四一年增加六倍，较第一次欧战时参战，一年半中之总生产量增加三倍……”(七日演词)。“造成商船八百零九万吨，已超出其原定之造船目标”(罗氏八日谈话)。“所谓民主国家之兵工厂一语，已名副其实矣”(七日演词)。自然，仔细的考察起来，美国的战时生产机构还存着许多弱点，不过，从大体上说，“民主国家兵工厂”的一语是逐渐的名副其实了。

然而问题在，就是在今天在美国确有小一部份人主张把这兵工厂转为己用，不做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而要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兵工厂。罗斯福总统怎样回答这些人呢？他说：“今日无疑有少数美国人，甚至认为本国在安逸之环境下，结束战争后，即可退居美国洞内闭关自守，但吾人业已获得教训，即吾人纵即能掘挖深度足以防御劫掠性动物之洞穴，吾人亦知矣，倘不能消除世上劫掠性动物之羽翼，则彼等之实力即将加倍生长，而将在短短一世代之内，起而再扼吾人之喉管。”假如在战后美国可能躲进防空洞——实际上是防兽洞的话，那么，今天，美国更没有躲进防空洞的理由。

一九四二年过去了，新的历史正在展开；罗斯福总统说：“余今不预言战争将于何时结束；然余确信一九四三年将令联合国家在通往柏林罗马及东京之大道上获得极大之进展”。

近代的巨人

“一九四三年，将令联合国家，在通往柏林罗马及东京的大道上，获得极大之进展”。这不是预言，这是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历史事实。

欧亚两大战场，条条道路通到柏林罗马和东京；然而在目前，在这一条大道上进展得最快的却是北高加索红军的英雄的步伐。苏军的反攻，一如罗斯福总统之预言，是早在去年十一月下旬就已发表了，然而严格的说，苏军反攻的重心只有到了上月底本月初才转移到高加索来。另一方面，反攻的重心虽然转移到一线，反攻的展开却是全线的；这不但是因为只有全线的战术反攻才能找出敌人全线上最弱的环节，加以打击，模糊敌人的视听，使其不知所从，而且是因为只有全线的战术反攻才能牵制敌人的兵力，使它不能向苏军的主攻方向转移；这样我们就看到和高加索反攻的展开同时，苏军在中路又发动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攻势：一月一日苏军在中路克复了大弓城，在北高加索同时收复了卡尔密克的首府埃利斯达。紧接着胜利的闸门打开了：一月三日苏军克复摩兹多克，这是高加索苏军反攻第一个重大的收获，我们可以想像到，一月四日，当苏京广播电台放出这一个消息，欢歌祝捷，全苏联的人民是在怎样的一种鼓舞当中；四日克复那尔契克；五日克复风凉站，和这同时，顿河下游苏军克复齐姆兰斯卡雅；七日，由埃利斯达南下的苏军克复埃城以南一二〇哩的乌诺兹汉诺市，和行将由风凉站一带北进的苏军遥遥相望；十一日克复了风凉站的苏军向前追击，克复乔治埃夫斯克、矿泉水和五山城，到了最近两天这一方面的苏军已经进展到距离阿玛维尔不到一百公里，而另一方面由矿泉水和乔治埃夫斯克一带向北推进的苏军已有和由

埃利斯达南下的苏军合围之讯；此外，顿河下游由科台尔尼科夫南下的苏军亦于八日克复了什摩尼基；目前各路大军都在踏着敌人的尸骸，攻击前进。

打开地图：两个包围圈在逐渐形成中，一个包围圈以北高加索德军全部为目标，其北翼已伸展至什摩尼基，其南翼则在向阿玛维尔推进中，而其理想中之合围点当在顿河出口处的罗斯托夫；另一个包围圈则在埃利斯达——矿泉水一带以西。现在我们不预言：什么时候这个大包围圈才可以形成。我们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整个反攻计划，其目的固在收复失地和解放人民，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消耗德军的主力；因此苏军反攻胜利的指标就不能单纯地放在名城的收复上，而是应该更加着重地放在德军主力的损失上，虽然北部高加索的解放已经是看得见的事情了。

关于德军兵力的损失，在这一个时期的，我们还没有接到综合的统计，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前一期的斯大林格勒的反攻（自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卅日）中，德军兵力死伤被俘总数十六万八千四百名中，被俘的竟占去七万三千四百名，死伤数与被俘数之比竟高至九比七，这说明了德军这一次的失败是包含着怎样严重的性质。

远在去年夏季，德军再度占领了罗斯托夫，挥兵南下的时候，当时他们满以为，巴库的油田是在他们的袋口里了；半年以来，他们的目的未能全部实现：在东被阻于格罗斯尼油田大门之外，在西则被阻于图阿普斯的城郊，然而半年来北高加索被占领区的民众是苦了。现在，解放者来了！这令我们想起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据说，当时有一个神，名字叫做普罗美修斯的，因为把取火的技术传给人间，丰富了人类的文化，触犯了天神宙斯，天神大怒，把普罗美修斯用枷锁扣在高加索最高的山峰，动弹不得，后来来了一位大力士，名字叫做赫拉科勒斯的，才把他解放了出

来。北高加索的民众不是普罗美修斯，希特勒更不是天神宙斯，然而来把北高加索的民众从希特勒的魔掌下解放出来的，却正是二十世纪近代的巨人：红军。

法兰西的熊熊火焰

自从去年圣诞前夕法属北非最高委员达尔朗被刺身死，因为十一月六日美军在北非登陆，德军进占全部法国而引起的法兰西人民的再生运动，无形之中，受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对于这一个问题，远在美国登陆，美政府支持达尔朗再起的当时，英美的舆论界，特别是英国的，对于美政府的这一举，就有过相当尖锐的批评，例如比较持重的伦敦《经济学者》于猛烈的反对了美政府这一举之后，甚而至于叹息道：“英美在北非的军事合作是做到十全十美了，然而在政治上都各行其事”（大意，见十一月二十一日同誌）。达尔朗死后，吉罗继之为北非法国高级委员：因而戴高乐或达尔朗的问题也就变成了戴高乐和吉罗的问题了。我们承认美政府对于维琪的态度稍稍不同于英国，美政府对于维希的确有时是“悲悯多于愤怒的”（以上同誌中语），不过，有两个原则是英美共同承认的：一、结集一切反希特勒的力量，争取胜利；二、战后各民族的政府由各民族自己决定；根据前一个原则达尔朗军的力量无疑义的应该计算在这一条广泛的统一战线之内；根据后一个原则，戴高乐和达朗尔朗（吉罗德）领导权的争论在今天毫无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充分欢迎最好戴高乐与吉罗会晤，谋商合作的企图；另一方面（十二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格来尼亦已自巴黎抵达伦敦，代表法国共产党正式支持战斗法国之事业；这些都表示着法国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是在不断的扩展。

团结，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救法国。民主宗邦的法国人民，法

兰西大革命的子孙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呻吟得大久了，现在是站起来的时候了！那么，努力吧，努力“使敌人再度获见法兰西战争之火焰熊熊而起，该火焰将激动数百万法兰西男女，燃起同一之热情，同一之厌恶，同一之激愤；受此一激动之推进，将有一日使法国全境以及所有欧洲受蹂躏之国家，起而为国家复仇，为祖国争取胜利”（十三日戴高乐广播）。紧跟着苏军在东线的反攻胜利，法兰西再度燃起熊熊火焰的时光已经不远了。日渐扩大的法国境内的游击活动正是这一发展的指针。

（此篇署名原用洛木）

春 潮

——自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夺开了闸门的洪水

好像是夺开了闸门的洪水，苏联红军的反攻慢慢地但是不可抗拒地淹没了法西斯德军的阵地。

在过去两周中，首先是在北高加索前线，苏军先后克复了伏罗希洛夫斯克(二十一日)和阿尔玛维尔(二十三日)其前锋目前距离克鲁泡特金不到三十哩。在南路，顿河左翼，苏军渡过了曼尼奇河，克复了沙尔斯克(二十三日)；西南路，顿河盆地，苏军先后克复了密雷罗佛(十七日)和卡门斯克(十八日)。这三路的发展都是继续着过去的战斗的。在过去的两周中，两条新的战线展开了：其一，是北路列宁格勒的战斗，这一方面的战斗开始于正月十日，经过了一个礼拜的奋斗，十八日那被包围了十六个月(自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四三年正月)的不朽之城终于解了围，拉多加湖南岸的苏军和佛尔霍夫的苏军完成了会师，夺回了希利塞尔堡，被包围被孤立了十六个月，列宁城现在又来参加这伟大的反攻的进军了。其二，是中南路佛罗内兹方面的反攻，这一带的反攻发动于本月十三日，激战三日，十六日首先克复了罗索希，接着就于十九日克复了瓦鲁基，奥斯特罗高基斯克(二十日)和佛罗内兹旧城(二十五

日)；现在这一方面军正在向更西面的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推进，其前锋之一部已突入乌克兰境内。

这些都是英雄的成就，桂冠要戴在英雄们的头上；二十五日斯大林委员长特下令激励三军，号召他们踏着敌人的尸骸前进，彻底消灭法西斯，把德国兽军赶出苏联的国境。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文告，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今年正月十九日的二月反攻中，红军已经击溃了德军一百零二个师，占其总数二百四十个师的百分之四十；在这当中德军被俘总数达二十万而其阵亡总数则有五十余万之众，换言之，即在其被击溃的一百零二师当中，被歼灭者当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同期间各线苏军前进了四百哩；此外关于装备器材巨大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字，它不但将严重的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行程，而且将深刻的影响着德国的国内战线，因为据我们所知道，德国整个的冬季(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四三年五月)的军火生产计划，由于无法弥补的人力的缺乏，是以冬季“东线无战事”为前提的。

德国的后方暂置勿论，单谈它的前线，在上一次我们的评论中，我们曾就德军被俘数对阵亡数的比例之高，指出德军失败的严重性，不过在那一个时期，德军虽然成千成万的束手待毙，然而自动投降的事情还不多见，更无论集体投降了；可是，现在不同了，不但自动投降的现象已毫不足怪，而且集体投降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了，最近斯大林格勒附近德军步兵第二百九十七师的全师投降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我们不过低估计德军的抵抗能力，不过像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事情总会有一天从“量”的发展转变为“质”的发展的，古人说“兵败如山倒”正是指的这一“质”的转变，虽然为要促成这一转变，苏军和同盟军全体还要作更大的努力。正如同德军的失败不是一个寻常的失败一样，苏联的胜利不是一个寻常的胜利——仅仅乎收复失地或者是消灭敌人的胜利。苏军的胜